

ZHOUSHAN EVENING NEWS 舟山晚报 新区教育 周刊
2026年11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杨玉莹 版式设计 汪菲菲

读《时间的秩序》有感

定海二中八(8)班
学生记者 滕静宜(证号C15035)

经过几个周末空余时间的累积,我读完了卡洛·罗韦利的科普作品《时间的秩序》。这本书避开了复杂的公式推导,用平实沉静的文字,探讨时间的本质。它没有教我答题的方法,却推着我跳出固有的想法,静下心回看自己,带给我很多思考与触动。

步入八年级,学习内容变多,课程难度一下子上来了。数不清的作业、背诵和测验一件接着一件,填满了我的日常。很多时候,我好像被任务推着往前赶,疲于应付各种学习安排。当花了不少功夫,成绩却没有立刻变好,一道道难题挡在面前,焦虑就悄悄冒了出来。看到身边同学稳步前进,我心里会更加着急。越是想要快速进步,思绪就越乱,很难沉下心学习。那时我总把问题归在繁重的学业上,很少静下心问问自己,是不是心态太过浮躁。

读这本书的过程,也是不断反思自我的过程。书中提到,我们一直以为均匀流淌的时间,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真正决定收获多少的,从来不是钟表上记录的时长,而是投入其中的专注与坚持。读到这里,我开始回想自己平时的学习:坐在书桌前的时间看着很长,可心思常常飘在别处。一碰到难题就想躲开,总希望努力能马上看到结果,却忘了学习本身就需要慢慢打磨。我急于看到成果,忽略了知识吸收本来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太过在意一次考试的得失,被分数牵动情绪,这份急功近利,反而困住了自己。

这本书抚平了我心里很多不必要的焦虑。我慢慢明白,求学路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。就像世间万物慢慢演化,成长同样需要时间沉淀。一场考试的好坏、几道解不出的题目,不能代表全部的付出。真正的成长,藏在日复一日平凡的坚持里。不必因为暂时停滞就否定自己,不要在焦虑里白白消耗精力,而是把注意力放回当下,弄懂每一个知识点,一点点积累。

合上书本,我也为新学期定下小小的目标。接下来的学习中,我要改掉浮躁、急于求成的毛病。课堂上认真思考,写作业时沉下心钻研,遇到难点不逃避、不敷衍,正视自己知识上的漏洞。学会平常心看待成绩起伏,不因一次得失扰乱心态。用好碎片时间查漏补缺,把功夫落在每一天。同时坚持阅读,拓宽眼界,在学习知识的同时,磨炼自己沉稳坚韧的性子。

那块满是回忆的硬糕

南海初中八(3)班
小记者 邬竺佑(证号B384)

倚在窗前,望着窗外车水马龙,听着晚风穿过枝叶,送来沙沙轻响。指尖无意识摩挲着一块硬糕,旧日时光随着熟悉的手感慢慢浮上心头。

小时候,常常缠着母亲到楼下小店买几包硬糕。翠绿色的包装纸朴素又简单,年幼的我却将它视作珍宝。我总是迫不及待撕开包装,取出一块,轻轻放进嘴里。硬糕是不能用力啃咬的,得用舌尖慢慢浸润、细细吮吸,或是用门牙一点点磨开表层,清甜的香气便缓缓在舌尖漫开。

我偏爱将整块硬糕含在口中,任凭它的棱角摩挲舌尖。唾液慢慢软化坚硬的糕体,大米质朴的谷香混合着麦芽糖温润的甜,在口腔里交织蔓延。我也常会央求外婆将硬糕剁成小块盛在碗中,捧着慢慢品尝,消磨一整个午后。

十二岁那年,我到异地求学。距离故乡不算遥远,周遭却是全然陌生的环境。夜里躺在陌生的床榻上,耳畔是不熟悉的蝉鸣。我努力搜寻一切熟悉的事物,渴望寻到一丝故乡的气息,安抚心底的局促与不安。

某天,我在楼下小店一眼便看见熟悉的翠绿色包装纸,静静地摆在货架之间,仿佛等候着久别重逢的老友。我立刻买了一份,急切地拆开包装,轻轻一咬——牙齿轻易划开糕体,细细品尝,心头却涌上一阵失落。糕点只剩下单薄甜腻的滋味,再也寻不到记忆里粗粝醇厚的米香。

此时,静坐窗前,望着手中已变得"柔软"的硬糕,心底漫起淡淡的怅然。原来,逝去的不只是糕饼原本的风味,还有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那块记忆中的硬糕,早已和童年的蝉鸣,凝固成了岁月里最坚硬的回忆,再也无法复刻。

海隔烟火,岁月温良

南海初中八(9)班
学生记者 俞苏芮(证号B326)

今年清明节前后,家人忙忙碌碌,我因学业无法前去祭拜,奶奶也已年迈,我们俩"一老一小"坐在房里,她摩挲着陪嫁的蓝布帕子,指尖蹭过磨毛的针脚,望着窗外飘飞的杏花,缓缓讲起了她的故事。

奶奶出生于沈家门渔港的一户大家庭,是家中老大,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和四个弟弟妹妹。一年,越剧团来选人,挑中了她和双胞胎妹妹,两人均当上了小花旦。后来,妹妹以知青身份远走他乡。作为家中老大,奶奶不得不承担起家庭责任,去小学当了一名老师,拉扯弟弟妹妹们长大。

到了出嫁的年纪,奶奶遇到了一位英俊的小伙子。"长得板正,人也老实厚道。"奶奶笑眯眯地跟我说。当时,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祝贺,奶奶很开心。"芳娟啊,打扮得漂漂亮亮,见你的新郎去哩!"曾祖母将奶奶的头饰戴正,笑着打趣。于是,奶奶便欢欢喜喜地嫁出去了。

小伙子是个渔民,一年里难得有时间跟奶奶相守在家。奶奶总是守在昏黄灯影下,听着屋外浪涛拍岸的声响,缝补渔网,时不时抬眼望向墨色的海面,盼他归来。没有电话,没有信件,只有心底默默的期盼。

再后来,奶奶生了两个孩子,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,日夜操劳。于是,奶奶每回都提前准备一个星期的米饭和煤炭。同事们都很帮衬着她,偶尔会帮她看顾两个年幼的孩子。人家有时候忍不住会问她:"苦吗?"奶奶总是笑笑说:"日子就像海上的潮水,起起落落,咬咬牙就淌过去了。"

后来,爷爷终于不再出海,每天接送奶奶上下班。两人一起养育孩子、分担家务,日子清闲又自在。

等孩子们成家立业,他们也老了,辗转在儿女的家庭间,帮带孩子,但也越发力不从心。后来,奶奶做了脑动脉瘤手术,术后话说不清,总要爷爷来帮着翻译。而她叽里呱啦说一大堆,爷爷最终只能"翻译"零星几个字。

前年爷爷去世后,奶奶总是沉默地看着窗外发呆。我也尝试着去读懂她的语言,陪她聊天,她却常常会无故地难过起来。大概,是没有和她心有灵犀的人了。

窗前的杏花开了,但是,并不怎么香。不过,还是有人在等着它绽放。



古城奎光阁楼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八(6)班
学生记者 于杭玉(证号B826)



一"骑"去玩

沈家门一初七(10)班
学生记者 胡吉怡(证号D0819)

那一年,我"负一岁"

南海实验初中七(12)班
学生记者 何亦萱(证号B1107)

"算出来啦!"

我放下笔,长长舒了口气,抬起头,视线正撞进妈妈温柔的目光里。台灯下,她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笑,眼底满是欣慰。那无声的笑意,却让我心头猛地一颤——一小时前,我竟还在心里那样揣测她。那一刻,我真觉得自己幼稚得回到了"负一岁"。

一小时前——

窗外秋风瑟瑟,时钟悄悄爬过十一点。小区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,只有我家还亮着暖黄的光。书桌前,看着密密麻麻的数学题,我急得抓耳挠腮,笔尖在草稿纸上戳出一个又一个黑点。

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我心里猛地一紧,立刻做好了挨骂的准备。

因为上周,也是这样一个深夜。当时我被一道几何题卡住,烦躁地把笔一摔。妈妈走过来,眉头拧成了疙瘩:"都几点了,还在磨蹭!上课有没有好好听?"严厉的语气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从那以后,只要写作业一慢,我的心里就直打鼓。

此刻,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那道锐利的目光,我像一只竖起尖刺的小刺猬,浑身紧绷,等待着暴风雨的降临。

然而,预想中的责备并没有发生。

妈妈抱着笔记本电脑,轻轻绕到我对面。她摸了摸我的头,掌心的温度落在我的发际。然后,她打开电脑,默默敲打起键盘。键盘声很轻很柔,像一片鹅毛落进我的心里。我偷偷看她,台灯勾勒出她专注的侧脸。那一刻,我的眼眶微红,焦躁的心也安静下来。

一阵羞愧悄悄涌上来,漫过心口。她明明可以早些休息,却选择在深夜陪我。她什么都没有说,却好像什么都说了。无声的陪伴,原来是这世界上最厚重的一句话。

思绪拉回。键盘的轻响和纸上沙沙的写字声交织在一起,像一首温柔的夜曲,轻轻包裹着我。

那一刻,我"负一岁"。这份幼稚,让我差点误解了最宽容的母爱。但也正是这份幼稚,让我在那夜,读懂了妈妈无声的深情。